

奇人异事

非竹的印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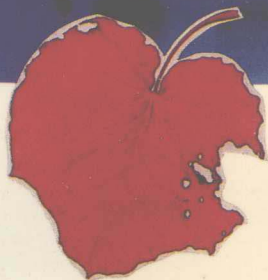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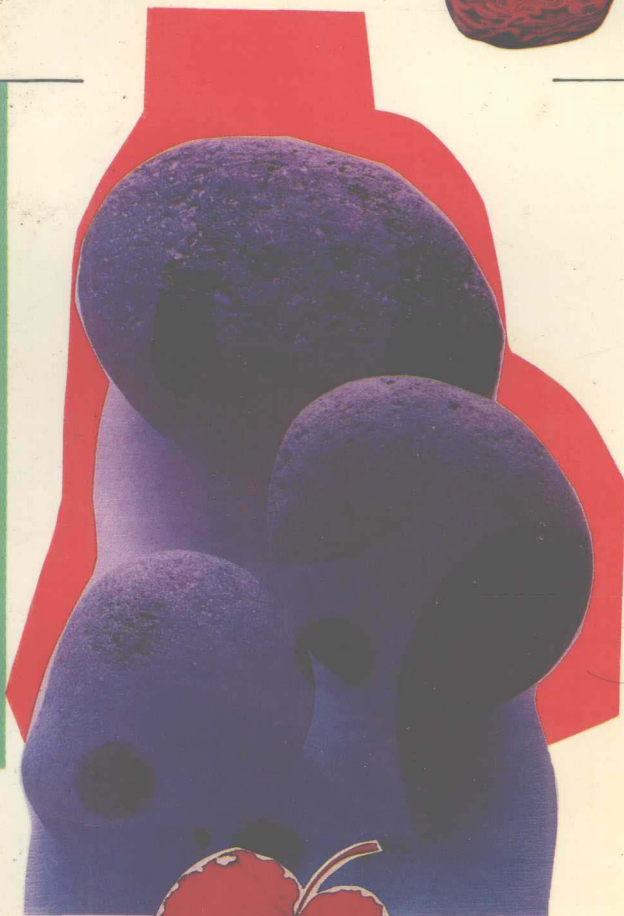
听雨楼文丛①

由沈从文想到的○妓船○一个变态女人○舞场的孤独
从情欲到爱情○雾的联想
空寂的古塔○调整情绪○

贺兴安◎著

成都出版社

奇人异事



奇人异事

中国当代名家散文◎随笔精品自选集

中國當代名家散文 ● 隨筆精品自選集

非竹的印痕

著者 ● 賀興安

成都出版社

川新登字(011)

非竹的印痕

听雨楼文丛(第1辑)

作 者:贺兴安

策 划:陈伯君

责任编辑:陈伯君

封面设计:邹小工

装帧设计:晓 潮

出版发行:成都出版社(成都十二桥街30号)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 刷:成都军区印刷厂

印 张:4.5 插页 2 字数 90 千

版 次:1993年9月第一版 199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30000册

书 号:ISBN7-80575-601-5/I·111

定 价:4.80元

自序

我剃着光头，身着长袍，在堪称现代化标志的粤汉铁路旁边巴达巴达嬉戏小跑的时候，我完全意识不到这种反差。然而，我的穷酸土貌，和我们民族的苦难，注成了我永生的一种悲哀。我是在目睹日本兵牵着吐着红舌头的东洋大狗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没有别人常有的好的童年。之后，随着星移斗换，周围世界的巨大变化，我也而少年，而青年，而中年，如今已是十足的老头儿。

沙场杀伐，香枕厮磨，自然是生命展示的繁多形式。我作为最普通的一名知识分子，经历最一般，最无色彩。我的过去了的长长的日子，狂欢有之，忧愁亦有之，先是行动多于思索，后来又是思索多于行动。如今，我反顾自身，羽毛已经有些凋落，顶冠现白，眼球晶体开始浑浊。然而，在我的永生的悲凉忧郁的性格里，已经激荡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活力。我把它叫做自觉的精神拥有，一种任何外力无法撼动的信念。我还将继续我的飞行，时光和天空都太美好了，内底里我尚觉年轻。

这是我留下的印痕。“缥缈孤鸿影”，太飘渺了。泪竹斑斑，那是古人留下的传说。我不过是记录一下我的鸣号、心迹、忧虑和些许欢愉。

我忽然觉得，也许我们真正记住了过去，我们就会长进。

目 录

自序

我没有登上那个“关山尖”

童年小景

晨笛

爱情四章

鸽群何时在北京街头飞起

雾的联想

天鹅之死

承德石市记

舞场的孤独

北戴河抒情

青春赞

老人两篇

从情欲到爱情

现实向英雄挑战

番客婢

说说忘年交

吊脚楼的爱与怨

妓船

一个变态女人

评论者的泪水

书的生命

重游伦敦遐想

那是一个迷人的世界

柔弱而倔强的灵魂

爱丁堡之韵

牛津和剑桥的“心教”

旅行

坡地

冬雪图·老货郎·坐轿

说说“放”情

再说“真”情

瞬间

永生

由沈从文想到的

爱的神秘

空寂的古塔

“留春者”的狂舞

爱的此岸与彼岸

乌鲁木齐之憾

文赤壁及其他

调整情绪

要紧的还是那颗心

迎接老年

我没有登上那个“关山尖”

有时候，我傻想，如果时间真的能倒转，如果我能再一次经历我的童年和少年，我真想补偿那未实现过的心愿。可至今仍是一件常常萦绕在我心头的憾事。

孩提时代，我家门前有一口塘，塘那边有一条小河。塘里飘满了绿色的浮萍，小河的水清澈见底。我常和小伙伴们在塘边比赛谁用瓦片打的飘飘最多，我们还经常在小河里打鼓泅（狗爬式），溅水嬉戏。我们也时常向远处眺望，静静地眺望那高高的、和白云连在一起的名叫“关山尖”的山峰。

夏日里，这山，瓦蓝瓦蓝，山腰露出一条通向山顶的小路，那条弯曲的小路是黄色的。在冬天，白雪覆盖着山野，小路又变成黑色的了。山顶有一座古庙，听说庙里的和尚常在山下买米背上山，储够了半年的粮食，他们就可以几个月不下山。庙旁古树参天，那些树也随着四季的交替，忽儿是郁郁葱葱，忽儿只剩下光秃的枝杈。

我没有上去过。我和小伙伴们，在塘边的木瓜树下，在流水淙淙的小河旁，总是老远老远望着它，对它说过很多很多话。听大人说，在“关山尖”可以看到长江，还可以看到洞庭湖。长江多宽？洞庭湖多大？我没有见过。反正要比我们村里那口塘、那条河要宽，要长，要大。如果坐火车，往南

走到岳阳，才能看到洞庭湖，往北开到武汉，才能见到长江。那是少数大人才去的地方。在我们邻近那个名叫粤汉铁路的小小的中点站上，北上武汉，火车差不多整整要走一天哩。要是能登上“关山尖”，把两个地方都看到，那该多好啊！

不论是清晨或黄昏，我独自一人，常常望着，想着那高高的山峰，遥远的山峰，神秘的山峰，我梦里无数次追念过的山峰。

每逢春节，我好几次走远亲，都从“关山尖”山脚下走过。靠近它时，我就抬头向山巅探望，离开它时，总要回头留恋地张望。是大人高低不许我上去？还是自己的胆怯？我记不清楚。我始终未能登上过“关山尖”。

后来，我离别了家乡。我见到了长江，见到了洞庭湖。

一次，出国访问，我的列车经过贝加尔湖，在那蓝得发黑、不时泛起雪白浪花的湖边，几乎逗留了一整天。我还曾在英格兰的岸边，面对大西洋凝望过好久。记得那一天风浪很大，似乎是逝去的“关山尖”的少年回忆的触发，我随即脱下了衣服，跃入了大西洋的浪花丛中。

然而，这一切都弥补不了我那未登上过故乡“关山尖”峰顶的遗憾，我的那个不可弥补的少年时代的遗憾。

多少日子过去了，可是我至今还没有上过那个“关山尖”。只是每次出差由北往南，或由南往北，当我乘着飞驰的火车，轰隆隆穿越我的家乡的时候，我总是伏在窗口，探出头来，以无限的眷恋望着我推测的“关山尖”的方向，一阵莫名的乡愁涌上心头，我的眼内慢慢地溢出了泪水。

童年小景

1

小时候，我们那群孩子很爱玩打“弹珠”，就是现在说的玻璃球。我们趴在地上，用屈着的大拇指将夹在食指间的珠子弹出，以击中对方为乐事。在黄土的、碎石的、杂草丛生的地面上，看见圆圆的、透明的、嵌有花纹的玻璃球的滚动，甚是快乐。

我们挖三个小洞，划四条交叉线，或贴着地面，或悬手在空中，让珠子弹出各种花样，见出本事的高强。我的手背关节处，有经年擦洗不净的油泥印记，也从不当一回事。

我很喜欢这种弹珠。我奇怪那五颜六色的花纹是怎样镶嵌进去的。在当时我们那个粤汉铁路的小站上，我怎么也不曾拥有这种弹珠。街上卖的都不圆，都带有赘瘤，颜色深，里面也没有嵌花。我只能玩这种弹珠。我对人们头上带的瓜皮帽的红珠子很感兴趣。它比较圆，颜色也还好，只是略小一点，不透明没嵌花，更可惜的是中间穿了一个小眼。不过，玩它已经风光多了。我只能弄到这红色的帽珠。我每天晚上把它放在枕头边，或者在肚皮上搓磨一下，然后睡觉。

我大概做过许多美好的梦。

后来，进大城市了，这种玻璃球就好买了。至今，我的书柜的一个小碟里，存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挑选的两颗圆圆的、透明的、嵌有最美花纹的“弹珠”。

2

我总记得，我们那个老屋又高大，又阴深，又破烂。门前有一株高高的木瓜树。据说可以用木瓜洗凉粉，但也未见谁试过。树下有池塘，布满绿色的浮萍，那也只是我们甩石头、打飘飘的场所。每当秋去冬来，树叶飘落，飘向屋顶，飘向庭院，飘向池塘。用现在的感觉来说，我们老屋从来没有做过“大扫除”。

在月光的场地嬉戏，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我们这群读私塾的孩子，玩丢手绢，玩捉羊，玩躲迷藏，是童年智力和体力的无挂碍的显示。村后有个桑家坡，布满坟冢。我们玩得最起兴的时候，只要谁念一首村谣：“桑家坡，鬼又多，扯的扯，拖的拖。”我们旋即如鸟兽散。

我有一个手烘炉，那是用日本人留下的罐头筒做的。边上扎两个眼，拴上铁丝做把，底下垫灰，上面烧木炭即可。我用它在空中抡几圈，木炭不撒，火力兴旺。我们那个沦陷区村落经常驻扎日本兵，他们用的如鞋板形的饭盒，如红糖的固体酱油，如麻将的饼干，我是熟悉的。他们经常用洋镐和枪托在墙上扎些窗户眼，喜欢通风。他们到村里“打闹”，搜查袭击他们的“坏人”，就抡起洋镐，从我们的鼻前扎下去，直到我们的脚前。我的去世甚早的祖父的那张肖像，我记得

那绿色的小圆疤，就是日本兵用他的鸟形拐杖的嘴扎下的。他们指着我们骂：“羌古鲁”（亡国奴）。

我爱拿着手烘炉站在木瓜树下，看看遥远的天边，那远山里穿过的粤汉铁路。有火车的驰驶，也有日本兵的铁路引车。烟雨中，日本军官骑着高大的马匹，硕大的雨衣一直覆盖到马肚马屁股，士兵戴着帘片般的军帽闪呼闪呼地相随。我的印象中，那火车像一个疯妇，浓浓的白烟像飘卷着长长的散发，带着一声声长长的呜咽。然而，却永恒地在我心灵里驶过。

3

我们那个小镇寄居着一群群寻食者，他们匆匆忙忙，又似乎很久很久，从周围的农村赶来，借着火车的停泊，简易地搭起一些茅草棚子。现今的赵李桥当时叫茅棚街。那里没有历史，没有古迹，没有文化，一如临时赶来、不通文墨、只会打豆腐的我的父亲。

你呀，你为什么老是对着我笑，老远老远见着我就笑。你走路一跛一跛，每走一步就挺一次肩部和腹部，然而，总是见我就笑。我们沾着一点亲邻关系，她从小就作为丫头卖到我的远亲，是由我的一个祖母辈活活把腿打瘸的。她是我眼中的大人，很喜欢我。她后来由别人许配给一个哑人，是帮我父亲推磨打豆腐的，是小镇长得最俊的一个男人。我离开小镇后，他们的音讯和下落，也全无所知了。然而，小镇和她的笑容始终重叠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她全然不计较自己的身世，给予我的只是这个笑。

日本人投降后，小镇也曾热闹过。商贩们从武汉贩货，从岳阳贩货，卖给那些卖菜、卖柴、卖木炭的农民。街上闪动过妓女走过的香味，和那绵羊般的烫发。她们一不小心，把一些富商和官员的照片掉在街上，孩子们便奔走相告。可悲的是，火灾一来，茅棚街化为灰烬。我见过一个妇人从山上砍柴回来，只得把锁在屋里烧死的孩子搬出来，小肉体一遍焦糊，腹部爆出雪白的肠子。

列车停站，我第一次从车窗里见到高鼻子洋人。他们把白色的擤鼻涕纸扔下。我们小镇上叫卖的孩子和妇人，把盐茶鸡蛋举得高高，递向一个个窗口。火车刚过，铁轨内的煤碴还在熊熊燃烧，孩子们便忙着把燃煤拣出来，夹进自己的篮子。

有时，全镇很静。可以听到算命的瞎子拉着忧郁的二胡，拉“孟姜儿哭长城”，拉“月儿弯弯照九州”，从街的这一头一直拉到街的那一头。这时，我在屋里，可以看见苍蝇的振翅的飞翔，听见它的嗡嗡的飞鸣。

4

我至今不明了服装对人的精神风貌怎么具有那么大的意义。抗战胜利那一年，我脱下长袍，第一次穿着中山服，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好像是同一个旧的时代作了告别，迎接我的生活的新世纪。我第一次用牙粉刷牙，私塾师父第一次允许我们拳着手在场地上跑步边喊“一、二、三、四”，我第一次看见女学生脱下旗袍换上白衬衣黑裙子，都尝过这种新生活的滋味。

那身长袍也有一个优点，把前摆的两个角牵起来，可以装进大量春节的苕片、糖食、米泡和花生。用完了，手一松，把碴滓一拍。其方便程度足以同眼下女士们的时髦大口袋相匹。其实，我那套中山服很土，是湖南省青布做的，直纹，粗纱，黑得发亮。同周围同学穿的斜纹卡其相比，我总是惭愧得有点无地自容。当我第一次穿这身衣服，搭火车去相隔两站的县城上初中的时候，在车厢里遇到一个老外，他友善地送我两个鸡蛋。我只是楞楞地站在那里，那时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接受。

不管怎么说，那身中山服把我同旧的童年私塾生活隔离开来了。这之前，我读四书，读左传，读幼学，读古文观止，我是一个很能强记背书的孩子，后来都忘得一干二净了。那时候，也有记得住的，就是我们那群男女孩子在月光下唱的一首情歌：

天会老，地会荒，
花会残，月会缺。
我俩的爱情呀，永远像中秋月。
曼丽（亚莫），我爱你，
从今以后，永远不会分离。
你永远在这里，我希望你，
永远像茶花一样的美丽。
（永远像明月一样的皎洁。）

这首歌是男女对唱，后来我怎么也查找不出是哪位词曲作者喂养给我们的。七十年代在伦敦新华分社工作，我们

的一位印度朋友要来告别。他早先带着妻子，带着七弦琴，到英国各地卖唱。妻子患癌症，新近死于一家伦敦医院。我们决定为他饯行。我们也不把他当贵宾，作饺子吃，加几盘菜。那天，他没有带着七弦琴，这位浓眉、大眼、厚唇以及被南国骄阳烤得皮肤发黑的浪人，把妻子永远留在那里，明天只身一人回加尔各答。他的不能令人忘怀的身世，使我联想起这首童年的情歌。自然，词曲都是低沉的。

也只有在那时，从伦敦的回视中，我感受到，为什么经印度半岛，绕孟加拉湾，到爪哇岛，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经印度河平原，到黄土高原，东方的音乐舞蹈居多都是悒郁的、哀婉的。东方音乐太多的竹笛、螺号、钟铃以及竖琴等弦拨乐。舞女在丁字、八字乃至铜盘上辗转，身姿的柔媚不是展示人体美，而是献神的工具。过多的纤指柔臂，塌腰深蹲，也给人一种低首垂眉的愁肠百结之感。

晨 笛

1975年，我客居西子湖畔。我因短期采访，住在当时的西湖东北角不远的新华社浙江分社的院子里。作为一个旅人，客居就意味着生疏，意味着敏感。早上醒来，听听窗外陌生的声音，看看陌生的天花板和室内的轮廓。当时，正值动乱时期，到处是夺取与反夺取的斗争。政治渗透一切，弥漫一切。闲暇之时，我也选择阴晴风雨之时，独自骑自行车，背着保俶塔，从环湖南路，经柳浪闻莺，上苏堤，绕环湖北路，从白堤迎着保俶塔归来，费时四十五分钟。我也在莫干山小住两三天。然而，西湖是荒凉的，莫干山是荒凉的。那时，没有文化观念，没有旅游意识，只能在苏堤和白堤上兜风，观赏莫干山的翠竹。莫干山上的别墅小楼全都关闭，西湖的景点也十分萧条，我的心分外寂寞。

就在每天一朦朦亮，我正准备看看陌生的天花板听听陌生的声音的时候，总有一缕悠扬的笛声从远处传来。它太动听、太诱人了。那是我客居杭州时最难忘的声音。后来，1981年，我在《少年文艺》发了一首题为《晨笛》的小诗，兹录如下：

记得第一次你轻轻地把我唤醒，

我推开门窗，向黎明探问……
从此，我穿过芳草，踏着落叶，
漫步在这雾霭飘拂的茉莉园林。

我追觅这轻快而又悠远的声音，
看见短笛下抖动着红领巾，
笛音越过树梢，绕过楼角，
直到东方雾散日红。

我不想寻问你的姓名和年龄，
在远处站定，仿佛是你的守护者，
又像是你忠实的记录者，
鉴别你昨天的旧谱，今晨的新音。

待来年你吹奏出万种风情，
描摹这白色蝴蝶般飞舞着的茉莉，
当哗哗掌声把你从横管上惊醒，
我呵，登上舞台，作你此时此景的见证。

爱情四章

1

那时候，我陡然感到一种新鲜，一种生气，一种兴奋和活力。我的心如春天草木的萌发，鸟儿的啁啼。当我从一个封闭的、落后的、凋敝的、私塾管制的乡村生活中走出来的时候。

你高出我半个头，我不觉得有什么不顺当。你在族谱中大我两个辈份，我不觉得有必要以祖辈称许。

我厌倦了嗡嗡的乡塾朗读声，那种钟摆般摇摆的背书姿态，那从亮瓦透过的一束阳光下师父搔挠小腿泛起的飞翔的白屑。我不愿拜年时跪在地下给长辈磕头，也讨厌因族派高低年长者得称年幼者一个“爹”一个“叔”。

我们相处平等而又纯真，彼此相待如清澈的水明净如镜。当你撩起裙子，露出白白腿儿，一脚把皮球踢得高高，我感觉说不出的美丽。你身材苗条，微露乳峰，我感觉这岁月这人生有说不出的魅力。我们都从长袍大褂的包裹中挣脱出来，初次感到这肢体、身躯和生命为自己所拥有，这天空这大地真正是自己的。我们谈天，打球，散步，连“散步”这个词儿都是新鲜的。语言和思绪伴随着河中的流水，天边的云霞和新奇的火车远去的白烟及鸣鸣。

我不知不觉对你产生了爱意。它无视世俗规约的前提，冲破这个前提，又不执著爱情常有的后果，不计较那种后果。

是啊，我们此后不再追寻，不再攀问。我只是默默地把它藏在心底，也许是因为它发生在我的生活由陈态转入新态、由旧质转生新质的时候。我不去追悔我们不再相聚，不再相逢。然而，往事悠悠，私塾背诵的古文大半已经忘却，唯独这回忆撩拨我遥远的思绪，好似注入我永生的活力。

2

最初在老师那里听到对她的才智的称赞，老师截然意想不到我是一个不经心的留心者。她并非美丽得发艳发怵，只是在微黑皮肤的质朴中露出一种秀丽，一种聪慧。

然而，世人无法知晓我的承受。我们接近得不多也不少，毕竟是不多。在漫长的时日中，我静静地作一种期待，一种等候。宛如肩任一扇沉重的感情闸门，窥视她像一只蝶儿、一只鸟儿，在闸前门后飞舞。我从远处、高处照看这一切，把我的目光变成照耀她的一缕阳光，把我的情意变成温暖她的氛围和气候。我太反感“追求”这两个字。“追求”太像猎人的一种捕获一种猎取，既是对她的贬损，也是对己的一点自轻。我坚守自强自立，作长长的宁候。我敢说，天底下任何一种“追求”，在它面前也要下跌三分。

我无意让她不觉察，我决意让她在我的期候中作沉默的自忖。太热的言词容易灼伤她的纯洁，急近的要求又会阻碍或伤害她邀翔的羽翼。我无言地承受着，坚韧地扛住闸门，随时都放任她在海阔天空中的自主自由。